

暴雪過後

域外漫筆

美國東北地區每年冬天都要下幾場大雪，冰雪覆蓋街道、房屋，所到之處一片潔白。景色雖美，交通、出行壓力卻增大了許多，積雪清理起來也不輕鬆。今年入冬以來，這一地區已經經歷過幾次降雪，特別是最近的一場暴風雪，一夜之間傾瀉而下，讓人們如臨大敵。波士頓市長馬丁·沃爾什（Martin Walsh）甚至宣布了一項新規定，暴風雪過後，只要降雪達到兩英尺以上，住家和商舖都要立即清理門前人行道的積雪，未及時清理就要受到處罰。

結果，在第一批受處罰名單中，竟然出現了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名字。由於沒有鏟掉自己比肯山別墅（Beacon Hill Mansion）門前的雪，克里被罰款五十美元。這位政客在職業生涯中擁有過很多頭銜：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二〇〇四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現在又多了一個——鏟雪違規者。接到通知後，克里馬上支付了罰款。其實當天他正在國外出差，下雪時也並沒有住在別墅內，不過根據新規定，他依然難辭其咎。

劉仕誠

美國境內遭遇極端天氣的機會很多，暴雪、龍捲風、洪水以及地震，因此相關法規也有不少。就雪天而言，各州規定就林林總總，不盡相同。譬如，明尼蘇達州大部分地區都對鏟雪有明文規定，尤其在雙子城（Twin Cities，指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與聖保羅Saint Paul兩座城市）最為詳細：獨立屋和聯體別墅門前的人行道，必須在雪後二十四小時內清理完畢，公寓樓、商舖及其他房屋則須在四小時日間時間（日間時間從早八點開始計）內完成；結冰和積雪都要清理，可以堆在花園、草坪或樹下，不能鏟到馬路上或巷弄裡；自家的戶外垃圾箱或購物車周圍也須清理，等等。如果屋主外出不在，則需要委託他人處理，不聞不問的結果將是市政部門代為清理，然後開出罰單或帳單。

雪天停車是另一件讓人頭痛的事。由於市政部門要在雪後第一時間清理道路，所以平日的路邊停車規則，一概都不適用，需要啓用雪天緊急模式。前面提到的雙子城，降雪後的前三天，每天規則都不同，相當繁瑣：雪後第一個晚間至清晨，帶有紅色標誌的雪天緊急道路兩側都不能停車，可以停在非緊急道路；第二天日間不能停在非緊急道路的偶數一側，也不能停在景觀道路兩側，可以停奇數一側以及緊急道路；第三天日間則不能停在非緊急道路的奇數一側，可以停偶數一側、緊急道路以及景觀道路。

制定如此詳盡的規則不無道理。記得一九七九年在新澤西州，我就曾因不熟悉狀況而狼狽不堪：前一天晚上把車停在路邊，第二天卻完全找不到車子的位置。原來，鏟雪車將路面上的積雪揚至路邊，不斷堆到我的車上，經過一整夜，車子竟被埋了起來。後來經過周圍住戶的幫忙，我的車才被「解救」出來，「元氣」大傷。回想當年，如果沒有熱心人的幫助，那部車恐怕要在冰雪裡過多了。

通常情況下，美國人都知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論是否有明文規定。因為如果有人在房屋門前的人行道滑倒受傷，他有權起訴，法律責任將全部由屋主承擔，因此各家各戶都懂得防患於未然。而且每到雪天，人們格外樂於施以援手，平日裡鮮有交流、注重隱私的鄰居，這時都熱心起來。記得有一年我出門在外，來不及趕回家，鄰居使用他的除雪機幫我清理了車道和人行道，令我感激不盡。

前幾日的暴雪過後，新罕布夏州一位青年也做了同樣的事。他揸上工具，在自己居住的社區挨家挨戶查看，有未及時鏟雪的就幫忙鏟去。與那些主動來敲門、靠鏟雪掙零用錢的孩子不同，這位青年完全是無償服務、分文不取。原本人們只是感恩於他的善舉，後來具體詢問才知道，原來他剛失業，想趁自己空閒幫助那些忙於工作而不得閒的人。得知他的故事後，社區居民決定用行動予以報答，紛紛開始為他找工作。

一場雪過後，街道換了顏色，規則做了調整，就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悄然起著變化。

小狗古比

看海集

常安

在很多朋友的眼中，IT人華少是愛狗一族。工餘，華少在香港一家專門收容流浪狗的慈善團體做義工，看他給狗隻洗白白，熟練又快速；看他給受傷的小狗包紮傷口，專業又細心。每逢周末，華少最愛去海濱的寵物公園，看着各種狗仔狗女，在公園裡或追逐、或跳躍、或轉圈、或搖尾，華少的眼睛也跟着發光，心裡的好喜藏也藏不住。

然而，在另一些朋友看來，華少又是怕狗之人。每逢有養狗的朋友出外遊埠，想讓華少幫忙收容和照顧小狗數天，華少總是左推右搪。有親戚舉家移民海外，想把家中狗仔託付給華少，他也是多次婉拒，沒有商量餘地。鄰居家的母狗生了兩隻狗仔，想請華少給取個洋名，他拖了又拖，最後沒了下文。

更有詩意的是，一〇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是秋高氣爽的季節，知州徐州的蘇東坡，和幾位詩友喝高了，醉眼朦朧漫遊雲龍山，酒力上湧，難以抗拒，醉臥黃茅岡大石之上，口中喃喃吟哦：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同醉落杯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日欲盡處，拍手大笑復狂狂。亂石群羊，以石為床，白雲朵朵，天宇茫茫，歌聲迴盪，秋風長長，意象之美，令人陶醉。這就是蘇東坡有名的《登雲龍山》之詩，形式上雖是律詩，卻僅有七句，一韻到底，膾炙人口，傳唱至今。

蘇東坡的詩作，乾隆皇帝巡遊題字的故事，還有橫臥山景上黃褐色亂石，秋風中舞動的茅草，等等這些人還和自然景致，才有了這樣形象的名字——「黃茅岡」。

岡，也能使人心醉。



銅鑼灣一品香結業

HK 人與事

關平



港九先後起碼有六、七家上海菜食肆以一品香命名，都是獨立經營，並非連鎖，共同特點是專門供應上海的弄堂平民小食，最令顧客矚目的是門口放一個大銅爐，裡面分格，煮着油豆腐、麵筋、百頁等熟食小點，顧客到來即點即上。大銅爐旁邊是包點師傅，忙着製作小籠包、菜肉包和煎鍋貼。店內有個冷櫃放幾盒涼菜，如拌芹菜、拌海蜇、鳳尾魚、熏魚等。廚房主要是製作麵點菜飯，更複雜的最多是炒幾個簡單小菜，供應客飯，不做大菜，目標顧客是低消費的一般大眾。一品香這個品牌的確是來自舊上海，不過，在舊上海的一品香是番菜館（西餐廳），並非專攻弄堂平民小食，香港的一品香應該與上海同名食肆沒有淵源。

渣甸街的一品香號稱有六十年歷史，號稱是原來在銅鑼灣啓超道的一品香搬過來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啓超道曾經有兩家著名上海食肆，老正興和一品香，都甚多顧客捧場。兩者之中，老正興走高檔路線，以清炒蝦仁、乳腐方肉、蜜汁火肪、水晶熏蛋等作招牌菜，他們雖然取價偏高，但生意火紅，座無虛設。一品香本來走中下價路線，大概因為當時該區花得起錢的日本顧客較多，除了供應弄堂平民小食加午餐的麵點客飯外，一品香後來增加了不少高價菜式，如大閘蟹、魚翅之類，聽說也曾風光一時。

啓超道老正興結業後，老闆去內地幾個城市開了分店，聽說生意不差。留在香港的一班舊夥計合作組班，經營坐落灣仔謝斐道某酒店地庫的老上海飯店，檔次和菜式不變，依然是熟客盈門，應接不暇。一品香則搬了去渣甸街現址，看招牌本來打算說菜飯、豆漿和小籠包平平，做不出上海特色，好在香港同類食肆不多，聊勝於無。我最近因事路過光顧，試了他們的排骨菜飯，排骨即是香港一般食肆的炸豬排，豬排薄切，剛炸好上桌，味道不錯，分量稍嫌單薄，菜飯則不及格，爲了迎合香港新一代食客的禁忌，沒下豬油，鹹肉也少，完全不是老上海味道。

再看店內布置格局，甚為平民化，桌椅堆放欠整齊，桌面混亂，收拾馬虎，老夥計未見積極，愛理不理。店內不見那個大銅爐，追問夥計，才知沒有傳統的油豆腐粉絲、麵筋百頁等熟食小點供應。牆壁上大字標出的，反而見有廣式點心，可見他們已脫離了傳統上海弄堂平民食肆的基本路線，供應的食物已經部分本土化了。

文史叢譚

《孔雀東南飛》（下稱《孔》），是中國第一首傑出的長篇敘事詩，距今已有一千七百餘年歷史，最早見於南朝陳代徐陵所編《玉台新詠》。「孔雀東南飛」是詩的起句。該詩與北朝的《木蘭辭》並稱為「樂府雙璧」，被古人譽之為「上承風騷，下啓唐詩宋詞的長詩之聖」（三五七句，計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在世界文學殿堂裡也享有很高聲譽，如在英國與莎士比亞的戲劇相媲美，在美國被作為博士論文題。

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在其著作《樂府詩箋》中詩云：「漢廬江郡初始在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漢末徙治今安徽潛山縣。」（一）上世紀五十年代，余冠英等教授在對《孔》進行註釋、評論時，也贊同聞一多的觀點，指出《孔》故事的發生原產地在今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天柱山境內的安徽省潛山縣一帶。國家權威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語文課本以及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作品選讀教材關於《孔》故事發生原產地的註釋，均保持着「今安徽潛山一帶」（二）的字樣不變……

屹立在潛山縣城湯陽國際飯店院落路口的《孔雀東南飛》雕塑及其小公園，多年以前就已經落成。第一個雕塑（現已遷至該縣博物館）是純白色的、高不過八米，圖案清新、簡捷，兩個栩栩如生的孔雀頭和



南極回放一

（攝影）楊芳菲

團圓最溫暖

人生在緣

從農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輕人，沒有向上的機會，又「沒臉回家」，成為「夾心層」。連日來，這一話題持續受到關注。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國青年報》刊發評論，指出在一些推崇「成功學」的人眼裡，一夜暴富，才屬於這個時代的「傳奇」。在這種意識刺激之下，面對父母和親友關切詢問「過得還好嗎」，越來越多的人感受着自卑，感受着沒能成功的悲涼。

年關歲末，總是有一些人產生自卑甚至悲愴的感慨。這一關於成功、關於面子的思維，其實是人生快樂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任何年代、任何時候，之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成員的潛意識裡都在盡興地「翻滾」之。因為即將面對熟悉的親友，在新舊對比、貧富差別之下，年輕人不會因為團圓而輕鬆、愉悅，反而使過年就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考，是常理之中的事。

如此悲愴之感，源於給自我樹立了一個太高的標桿。從農村到城市，是個人或家庭對未來美好生活嚮往使然。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無比熟悉農村的一草一木，但對農村的發展及個人在農村的前途，卻找不到一點自信。原來以為，換一個環境一個天地，能複製別人的成功，但真正步入城市，才知道，陌生的城市比熟悉的農村更不可捉摸，縮短與成功的距離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簡單。事實上，進城有大小遠近不同的目的，把未來的目標看成是當下的方向，而不眼前的慾望，通過逐漸努力與積累，才不容易有失落和愧疚感。

如此悲愴之感，源於親友間缺少溝通，將自己的慾望看成了親友的期待。在外闖蕩的日子，並非辛酸二字所能承載得下的。既要為一日三餐擔憂，為未來的工作生活犯愁，還得牽掛遠在家鄉的父母，其中的不滿、尷尬、痛苦、悲涼，體力上、情感上甚至生理上的問題，只有自己默默地忍受，也不說出口，讓父母親人牽掛。如果平時多一些與親友間的交流，讓親友們理解更多的現實處境，回家過年，或許不會有些許的負擔。

回家過年，團圓是最迫切的人性溫暖，沒必要把人生想像得太悲愴。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打拚。打拚時，要盡可能不留遺憾；過年團圓時，要盡可能遠離感傷。回家過年，是為了盡兒女的孝道，盡夫妻的責任，盡父母的義務，把在外闖蕩的經歷就是故事分享給他們，讓親友們感受到你的不便、不易、不爽，也讓親友們熟悉你的快感、努力與牽掛，身心融入一個家裡面，才會演繹團圓的幸福與溫暖。

這一年，你過得還好嗎？若是美好，那是你人生的精彩；若是糟糕，那是你人生的經歷，但所有好與不好、幸與不幸，都已經走過來了。回到父母親人的身邊，再多的辛酸，問候聲裡飽含着幸福和滿足；再多的遺憾，團圓之際都將揚起起航的風帆。親友永遠是最可靠的後方；自己所有的成敗得失，都會成為音符，奏響美妙的樂章。別迷戀成功，是你的會在靜靜地等候著；別太悲愴，過程比結果漫長，才使生活不再單調散發光芒。

醉上黃茅岡

王誦詩

天南地北

醉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同醉落杯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日欲盡處，拍手大笑復狂狂。亂石群羊，以石為床，白雲朵朵，天宇茫茫，歌聲迴盪，秋風長長，意象之美，令人陶醉。這就是蘇東坡有名的《登雲龍山》之詩，形式上雖是律詩，卻僅有七句，一韻到底，膾炙人口，傳唱至今。

蘇東坡的詩作，乾隆皇帝巡遊題字的故事，還有橫臥山景上黃褐色亂石，秋風中舞動的茅草，等等這些人還和自然景致，才有了這樣形象的名字——「黃茅岡」。

岡，也能使人心醉。



一個月後，華少家就收到黃伯的越洋電話，說古比前幾天掙脫了狗索，跑了出去，黃伯一家找了幾天也沒能尋回。再後來，有人曾見古比在華少新界舊居附近徘徊，估計是回舊主人家尋找華少去了。

受古比走失一事打擊，平時愛說愛笑的華少整整消沉了大半年，父母特意提出在溫哥華家中再養一隻小狗，也被華少一票否決。從此，華少只會在街上、在公園默默地觀賞狗，再不敢讓小狗走進家門，深怕牠落得與可憐的古比一樣的命运。

大學畢業返港，華少打工之後，就去專門收容流浪狗的慈善團體報名做了義工，他仔細檢察每一隻被收容的白色流浪狗，從中尋找古比的身影。周末到寵物公園，看着主人與狗的種種親暱動作，華少感同身受，腦海浮現的盡是昔日與古比一起的歡樂時光。

有一次，在九龍塘街頭偶遇當年接管古比的前鄰居黃伯一家，華少掉頭就走，不發一言。

徐州雲龍山西北麓，一處奇異的亂石，橫卧在山坡上，大概有幾百平方米吧，一下子就映入我的眼簾，緊緊抓住了我的心，我驚訝於此處的亂石。

亂石是從雲龍山裡裸露出來的，盤根交錯，身形相連，和雲龍山相依為命，這樣奇異的地貌，哪年哪月形成的，沒有介紹，我不知道。我到過很多景區，在景區山坡或河床上的亂石，那是單獨一塊一塊的，或大或小，沒有根，遇到外力，能移動。這裡的亂石，多少年來風吹雨打，紋絲不動。我喜愛這些裸露的山石，雲龍山的山石，可愛極了，忍不住用手去撫摸幾次，又想抱過來親吻一下，但抱不動，慈愛的母親雲龍山緊緊抱住，捨不得撒手。

山腳林蔭小路緊挨亂石，便於近距離觀賞這奇異的景觀。依著山勢，亂石兩邊是矮樹叢和茅草，有紅楓，有馬尾松，有垂柳，姿態色彩各異，茅草搖曳着無數白穗，那是秋天的符號。亂石上面是鬱鬱蔥蔥的雜樹，以松柏居多，松柏已有好幾丈高了，大碗口粗細，枝繁葉茂。山林一眼望不透，幽深靜寂。據傳，這些松柏是馮玉祥將軍駐軍徐州時帶兵栽種的，並留下一首著名的詩林打油詩：「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黃褐色的亂石，裸露於樹木茅草之中，別有情趣和意境，大自然的神奇。

亂石形態各異，有棱有角，並不圓滑，像羊？像馬？像牛？像大？像家，或其他，你自己去想像吧。亂石高低錯落，並不一致，形成一些小水池，有大碗口，幾條泉水從山上淌下來，潺潺流經亂石，叮叮咚咚，宛如哪位大師彈奏一首鋼琴名曲，汪汪地湧濕沁心，有點熱的初秋，頓時涼爽舒適多了。那些水池裡，有的睡蓮蓮，綠葉之中，是幾朵紫紅的花兒，一些枯黃的蒲葉折落在水面，季節的關係吧，一些蘆花已經開放，白花花的一團。

亂石上方巉岩峭壁上，鑄刻着三個行書大字：「黃茅岡」，史料記載，原為明代哲學家王守仁所寫，日月輪迴，風雨侵蝕，漫漶不清。清代乾隆皇帝巡遊雲龍山，重新書寫「黃茅岡」三字，勒石於峭壁之上，每字高近一米，寬約半米，渾厚俊秀，清晰可觀。

